



制芰荷以为衣兮,集芙蓉以为裳。不吾知其亦已兮,苟余情其信芳。——战国·楚·屈原《离骚》诗句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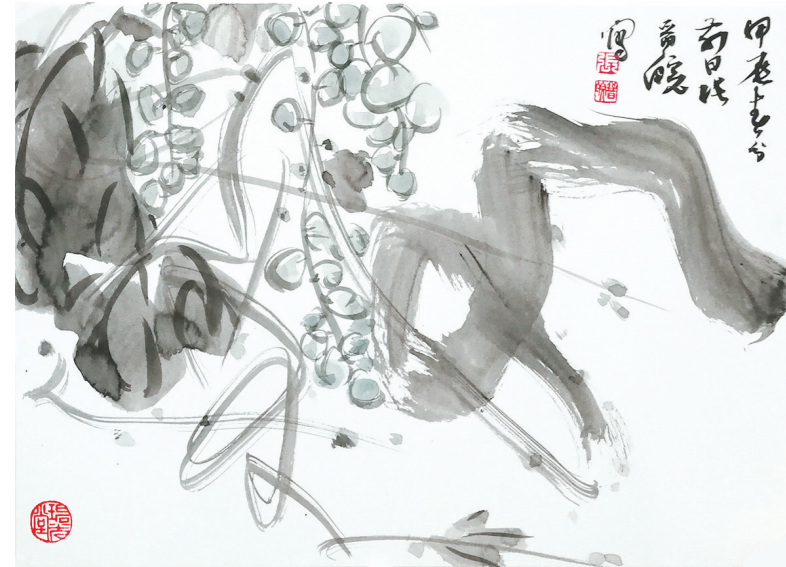
江南才子气 山右文士风

——有感于张晋皖诗书画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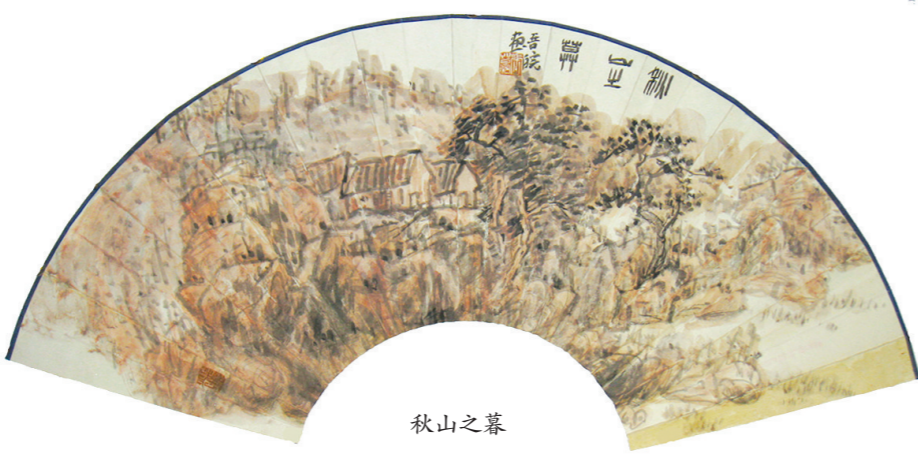
□ 刘潞生



坚守



新熟



秋山之暮

①

写下“江南才子气,山右文士风”,心中不免踌躇。何谓“气”?何谓“风”?真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谜团。面对晋皖其人其作,就是这近乎迷蒙缥缈的东西,却一直弥漫心头,氤氲周身,总觉得这应该就是区别于他人的地方。明“文坛四杰”之一的大复山人何景明有云:“气者,形之御也,气以神动,形以气存,不存而存,故曰难老”(《内篇》)。“气”就是一种精神状态,一种属性特点;“风”,看似是一种外在的姿态,却也是一种风教、风操,一种元气、一种内在的力量。

当然,对于张晋皖来说,气也好,风也好,无不根植于一个字,那就是“文”:气是文气,风是文风。

张晋皖,本名张迎军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安徽省诗词学会会员,长治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,长治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,2020年于长治市博物馆退休。

张迎军早年生长求学在江南合肥。皖地人杰地灵,文气氤氲,诗书画印,名师传承,自是千年流风。其时,张迎军虔诚拜师,投身艺门。书法、绘画、篆刻,无不潜心而学。皖地文物书画鉴定家白冠西先生,书画篆刻家王守志先生,对他都谆谆教诲。他的篆刻,如石投静水,为皖地一些方

家所瞩目。有人称他的朱文“气象万千”堪为力作,“印面奇巧多姿,意味深长”。他的一些作品刻制时,友人于志斌亲见他“握石提刀劲刻”“疾若飞燕,势如铲雪,情随力注腕而下,一气呵成”。书画金石篆刻家葛介屏先生认为张迎军的篆刻是“从汉白文、浙派入手,形成了他现在的面貌”。

徽风皖韵,名师涵育,张迎军初出茅庐,厅堂江湖求印求书求画者接二连三。1984年9月18日,《合肥晚报》刊发于志斌《青年印人张迎军》一文。青春年少,名报推介,自是受人仰慕。2016年,张晋皖的书画篆刻作品集《游于艺》由海天出版社出版。当年为《合肥晚报》撰文的于志斌,其时已经是深圳资深出版人、编审,再撰《山鸣谷应,快慰平生》一文,对张迎军在皖求艺从艺作如是回顾:“好学、访学、研学”,“走访文博界前辈最勤,他的几位师傅就是文博界耆宿”。

1985年,张迎军徙居山右上党来到长治。心怀对皖地的眷恋,更有对厚重晋地文化的憧憬,张迎军为自己取名“晋皖”,以托心志。

从江南灵秀之地来到太行腹地、漳水河畔,张晋皖赓续皖地情怀,咀嚼太行漳水情韵,水墨丹青、书法篆刻、诗词歌赋皆有大幅提升。及至就职长治市博物馆,更是遍走三晋上党,寻幽探微、抚摸肌理,累月经年,厚积薄发,终成当今态势。

②

张晋皖诗、书、画、印、文皆工,这应该是他为文为艺的鲜明特色。

晋皖为诗,同样是名师指点,严格训练。声韵律格,斟文酌字自不必说,所涉题材植根大地,源自内心。树木花草,山川自然,故人情深,每每多有书写题咏。每当伏案静思之际,泼墨刀刀之时,诗情画意齐涌胸怀。或遇心绪纠结,彻夜辗转,诗情更是汩汩而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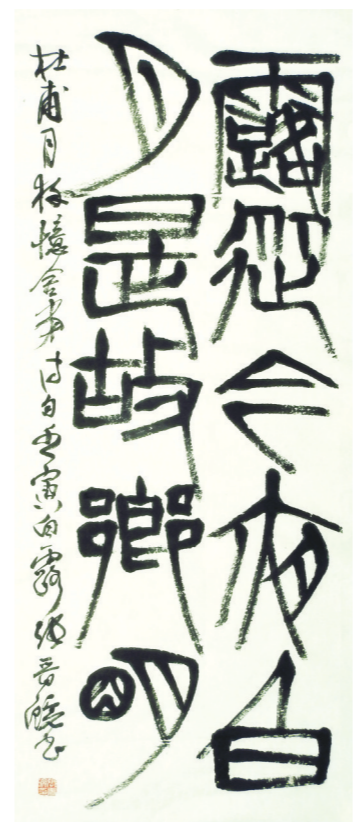
甲辰惊蛰夜,窗外小雨沙沙落地,屋内思绪翩然如飞,故园情景,梅花神韵,纷然于心,《如梦令》一首翩然纸上:“轻暖轻寒天气,忽念梅花知己。展素一枝春,清寂却难描绘。清寂,清寂,夜雨不教人寐”。深秋时节,红枫灿然,“昨夜风兼雨,今朝气愈寒。秋来堪寓目,灼灼此枫丹”喷然而出。

在中国传统书法大师中,宋书法四家尤得晋皖心仪。苏轼的丰腴跌宕,黄庭坚的纵横拗崛,米芾的俊迈豪放,蔡襄的浑厚端庄,都对晋皖有深切地吸引,成为晋皖潜心研习的摹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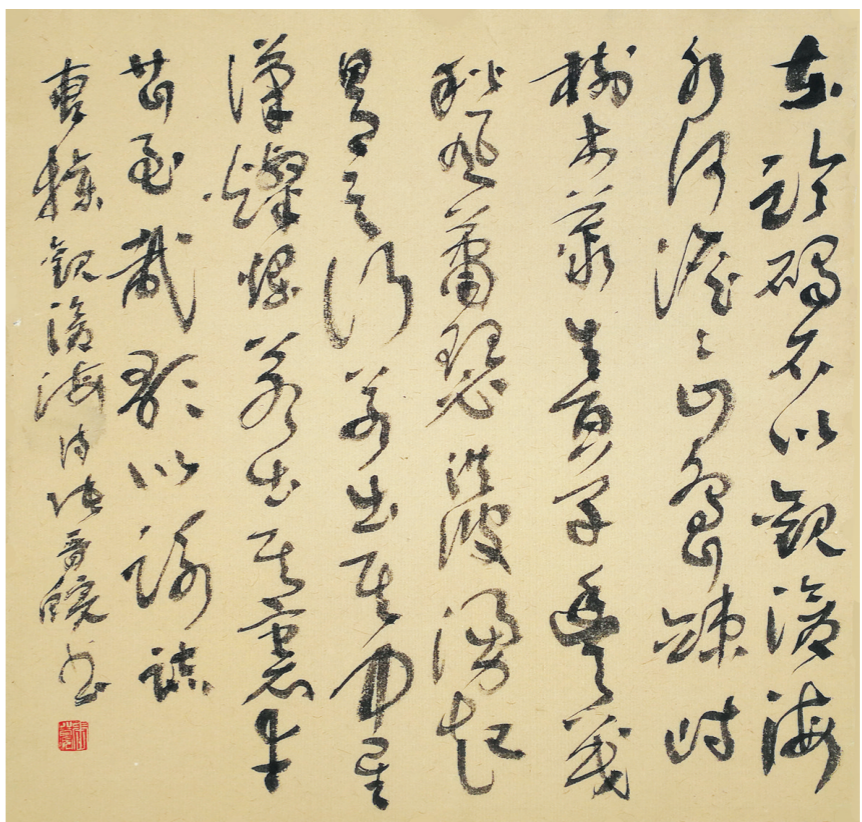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篆书结构严谨,字体刚劲,平稳而不敛侧,朴拙而不失率真。我初见篆书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时,不禁为之一振。只见起笔饱蘸浓墨,收笔毅然迅捷,真乃笔力遒劲,洒脱奔放。题款行草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“故乡”二字,不乏青铜古鼎之势,于诗意悱恻之外,平添了几分直面世俗的自信与刚劲。

对中国画的笔墨,晋皖有很好的体认和呈现。每每挥毫泼墨,总有佳作面世。《素馨》《免有染世事 心静如白莲》,自是人文品格的追寻与坚守;《柳塘》《云山烟雨》,对大自然作了热情的描摹与歌唱;《寒夜客来茶当酒》《明月来相照》则是与知己心与心的碰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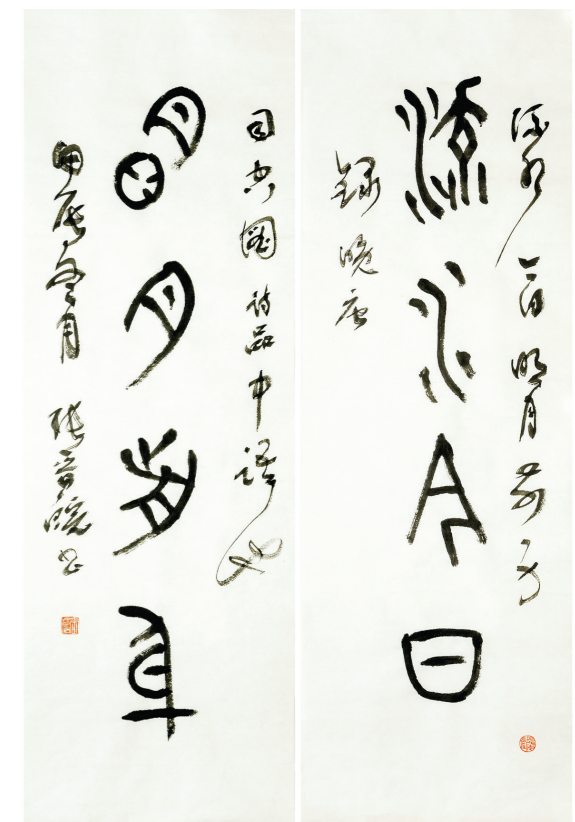
荷花入画,是晋皖心境的坦露与艺术的自信。“梦里不知凉是雨,帘卷微湿在荷花”,“孰道莲开尽,晨来纸上生”,都是他与“荷”的心心相印。



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——唐·杜甫《月夜忆舍弟》诗句



东汉·曹操《观沧海》诗



流水今日,明月前身。——晚唐·司空图《诗品》语



自娱



居高声自远



大写



私藏古典小说珍本选刊

③

晋皖情系山水,因循自然,从自然中汲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他的诗书画里,“听鸟说甚,问花笑谁”,“黄花殊无趋世态,幽鸟懒作弄春声”,天人未分。

晋皖有书“慢”“适”。慢是一种气质,也是一种气度,一种生活态度。适,恰适、适应、融合,五味调和,变化无穷,关键在于合“适”。“寄寓方外”是“适”,“听鸟说甚,问花笑谁”同样是“适”,是心灵的安妥,更是自然人生的双向考量与扶持。

晋皖“襟怀守素”,诚奉大巧若拙,大音希声为圭臬。他孜孜以求的是心存质朴,直而不肆,是处其厚不居其薄,处其实不居其华。

文化是“人化”,艺术是人的艺术。晋皖看来,心中有印而治印,有山水而写山水。画画是画自己,写字也是写自己。艺术天地拒绝相像,相像毫无意义。艺术唯在创新中才能日新月异。

至今,晋皖徙居山右上党业已40个年头。他64岁生日时自书《清平乐·诞日书》:“六十四年今看去,气定神安守素”,“翻山越岭前行,诗书画印勤耕”,“一笑当年慕远,太行山上生根”,抒发的正是根植于内心的坦然、无悔与无怨。